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抗戰第一階段

～～四幕劇～～

歐陽凡海著

石火出版社出版

著譯他其者作

轍下

歐陽凡海 茅盾 合譯

生活書店

抗戰後文藝論集

（付印中）

七月叢書

歐陽凡海

馬恩科學的文學論

草行叢刊之一

歐陽凡海

讀書生活出版社

本社新書

密約之暴露

本社編輯

定價二角八分

國現代史常識（再版）

曹伯韓著

定價四角

辯證法唯物論（再版）

李仲融編

定價五角

筆路集（文學的理論與實踐）

王西彥著

（排印中）

段階一第戰抗

～～～四幕劇～～～

（定價七角五分）

◀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▶

著作者 歐陽凡海

出版者 石火出版社
桂林施家園30號

印刷者 西南印刷廠
桂林張家園

總售經 新知書店
桂林 重慶 貴陽
昆明 上海 香港

題記

我寫創作的命運很是不濟。這個劇本寄到「文藝陣地」裏去的時候，被壓下了三四個月之久，遲疑不敢發表，後來是終於發表了，記得編者是在編後記之類裏面吧，我記不清了，大意是說我這劇本因爲暴露得厲害，他們一時不敢發表，後來再三考慮，終於覺得還是可以，理由是如何如何，便編上去了。以後在香港引起過一點議論，雖然還不算惡，可是這同我有一個中篇小說「巢」，在「七月」上發表，編者也在「排印前小記」中預先加以指責，評爲「沒有能夠從舊現實主義底限界上跨過。」我想，這恐怕都是表明我底創作缺憾太多，其缺憾甚至可以惹出禍祟，罪延發表我底創作的雜誌，所以主編這雜誌的都如此誠惶誠恐吧？記得我在東京讀書的時候，也曾寫過一些小說，發表在同人雜誌上，結果是大惹「同人」的批評，至於在大會上當面譏我爲「張恨水還不如」。但我是不怕批評的，中肯的箭，我很願意承受，甚至亂下的斧鉞我有時也誤認爲好意。我對於「張恨水還不如」的謎號，到現在還沒有了解其中的深意，因爲我至今還不曾研究過張恨水，只知道他是寫言蝴蝶派，未免太空泛了

點，所以也不能得到教益。我不去研究張恨水，並不是藐視這個諡號，是覺得他們有話說不出，給人亂戴帽子，既不能給我什麼教益，還不如我自己從另方面研究研究吧，如此者數年。現在，人家都以爲我是寫文藝理論的，其實我所愛的是創作，所以是終於不免又要寫創作了。這劇本是前年寫的，去年又寫了「巢」，然而今年還才發表，就似乎岌岌可危，惡評就在不遠了，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，可見就是隔了幾年，然我或者仍沒有進步，仍不外是「張恨水還不如」。

但好意的批評家仍請不棄，有話請盡量說。我的創作仍然還是老樣子，沒有長進，那是因爲能力實在有限，沒有辦法，但我努力改進的心，却並沒有死，故若尊意沒有落空，能照辦的一定照辦。至於惡意的批評家呢，噫，沒有就好了，不中肯的嘮叨，是誰都願意少聽些的。不過批評的好與惡，實在難於分出界限，起碼要聽了才知道是好是惡，不聽是只能玉石俱棄的。我決定不管好好惡惡，一概聽進去，而且仔細的聽，仔細的分析，因爲我實在沒有許多自命不凡的作者那樣自負，對自己的創作尤其缺少自知之明，俗話說，癩痢兒子自己寔好。兒子即使偷了人家的牛，不被判決死刑，總還是不喜歡他自己殞滅的。

我覺得用形象來鑄造思想與感情，使之有血有肉，實在比用概念來傳達思想與感情，要難得多多，所以要鑄造得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既不容易，鑑賞完了，有沒有達到任務也不容易把握得住。創作與批評，實在是相輔相成的同一工作，偉大的作品，是創作者與批評者合作成功的。有人看到這裏，或者要挖苦說：你自己是寫理論的，而且還在「救亡日報」上編了「介紹與批評」，現在既又兼心創作，不是就可以相輔相成了麼？何必還要別人批評呢？這我實在不以爲然，因爲良醫也醫不了自己的病，批評是還不能不有待於高明的讀者諸君的。

我底創作其實並不怎樣黑暗得可怕，就如這劇本，我底希望是很明顯的，只不過和黑暗交織在一體罷了。但我的開始寫這劇本，並不是受了「張恨水還不如」的謠號之後，居然自以爲另有把握，才來開始的。寫第一幕的時候，並沒有打算寫四幕劇，完全是爲了錢，想寫的一個獨幕劇。那時我在一個離開大都市相當遠的地方，生病，想錢用，恰巧有一個雜誌徵求劇本，中第一名的，說償五十元。寫一個劇本，得五十元酬勞並不算多，因爲只要有一二萬字，寄到雜誌上去發表一番，五十元也是不會少的。我對於徵文之類，從來沒有妄想過得償，即使有一千一萬元也好，因爲對於那主持徵文的人，我就未必相信得過，況且只有五十元，而且要第一名，在平時，我是決不會去自討苦吃的。那時環境却不同，因爲一、那地方交通不便，隔大都市太遠，要待文章在雜誌上發表了再拿錢，遠水救不得近火。二、那地方的機

關，我還相信得過。三、在那裏，吃穿一切由公家負担，手頭的錢，單拿來添買點營養好點的食品，五十元實在抵得上五百元。四、我在那裏作事，並不在乎錢，如果有比我更好的劇本搶去了我的償錢，那只要我底劇本還可用，就送給公家也不妨，況且我還信得過搶去我底償錢，一定是因爲他底東西比我好，並不是因爲主持者是他底小舅子，可以心平氣服。這樣，就動手寫了，當時看見柳林的一則通訊，覺得和我所曾經驗過的很相像，就以那爲主題，把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一些事組織起來，寫了一週有餘，剛畢，就病倒了。以後只由G君給我抄了一遍，接着就離開那地方到武漢養病。到了武漢，我就想，不妨再多寫幾個獨幕劇，合成一個多幕劇吧。怎麼獨幕劇又能合成多幕劇呢？我底意思是想使每幕自成一個獨幕劇，而這些獨幕劇又相互貫通，合成一個發展的故事，成爲一個多幕劇。這是很不容易嘗試的，從前有無別人做過，我不知道。我想，不妨試試看，就寫了第二幕。第二幕沒有寫好之前，我曾把第一幕的原稿給朋友看過，聽了些意見，改寫過一遍，又托G君抄了一次。第一幕寫好後，便又將第二幕原稿請朋友看，得到的意見是說，人物底個性總不凸出，看不出個性的發展。這話使我馬上加以反省，覺得我底力量在塑造個性上是否已經充分發揮了，確是不容自滿的，因此便又把一二兩幕改寫過，又托G君抄出來，以後

的三四兩幕是到桂林來寫的，其時仍在病中，因爲受了一二兩幕的教訓，所以第三幕的下筆便愼重得多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工作，就專心構思，有了兩三個月，才算躺在床上，用鉛筆在拍紙簿上寫成，仍由G君抄出。這幕改得最少。最艱苦的是第四幕，因爲第三幕寫完了以後，我仍然不知道該要寫幾幕才算完畢，四幕，或者五幕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拖拖延延，想想歇歇，又在病床上睡了四五月之久，才搜集了要用的材料，統通加以調選，方始看出「前途」，覺得四幕可以結束了，於是就開始加以組織，動手來寫，計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寫第一幕起，到一九三九年二月才寫完第四幕，爲時一年，其間也寫過別些文章，而大部分的時間，倒是因爲以着寫既然艱苦，于健康的恢復又很有妨礙，所以畏畏縮縮，拖拖延延化去了的，實際用在寫這劇本上的勞働時間，恐怕還不到一年的三分之一罷？但這只是指我個人底勞働時間而言，如果加上抄寫的G君和閱稿、批評的朋友底時間就不止了。我曾在「介紹與批評」上談過作家底手工業狀態，我這作坊裏的出品，並不能單代表我個人底勞働量，這劇的第一、二幕，抄過三四遍（有一次因爲清稿失了，只有草稿，不好用，又抄了一遍），三、四兩幕，也各抄過兩三遍，所以，單以寫作這劇底直接勞働而言，起碼就包含四種人：卽抄寫的G，閱稿批評的人，其中主要的是胡風，插圖作封面的劉

建華和我自己。

我對於戲劇工作，一向視爲畏途。我所以開始了這劇本的寫作，前面已經說過，完全是被「金錢所引誘」，決不想擠到「劇壇」上去。記得我在上海法學院讀書的時候，大道劇社正紅，就在學校附近，我也曾被介紹進去過，是當什麼呢？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他們也不曾分配過我什麼工作，大約是還不曾看出我有什麼可用之處吧。我有空，大抵也只去走走，看見他們或唱、或笑、或跳、或叫、或接吻、或排戲、或焚燒桌椅板凳、或大吃大玩，都無往不適，眞所謂瀟灑豪達，莊嚴活潑，浪漫得可以，我就只能站在旁邊看，活像一個鄉下人，夾不進去，也談不上，不料有一天，他們要去暨南大學演戲了，說也要我去，可以做點事。去時好像是用汽車載的，比較和我還談幾句天的，我在大道劇社唯一的熟人趙銘彝也在一道，這近視眼雖然不上台演劇，倒也談笑自如，很活潑的，其中只夾進去我這一個傻瓜，聽他們笑笑鬧鬧，頭腦便不大清楚了，只聽得趙銘彝在敘述他出發前當抑了毛錐背心的情形。那時還是春初吧，很有些寒意，當了衣服去演戲，精神的確很可佩服。他們幹的精神很不錯，這裏面現在有許多演員都當明星了。到暨大那晚演的什麼戲我忘記了，只記得大意是同情黑人的，大約因爲暨大華僑相當多的緣故吧，演無色人種虐待有色人種的一個故事，結果是

光明還是黑暗，我也記不得了，總之要我湊湊數，充當充當黑人，把全身塗滿凡士林，又塗上棕黑色，穿一件很單薄的熱帶人底衣服，我不是說過那時是春初，很有些寒意麼？所以塗上一身凡士林，穿點單薄衣服是很冷的。我實在不曾干願去當任這吃苦的脚色，被這個一叫，那個一拉，不知怎樣，胡里胡塗就好像死囚似的給他們擺佈好，擁到舞台上去了。我所當任的這脚色，大約只要不怕冷，誰都會來的，因爲不用開口說話，上了舞台，只要裝出一心在那裏工作，主人打來罵來的時候，退幾步不要反抗就是了。我在舞台上冷撇撇的工作了大約有十五分鐘之久吧，就閉幕了。冷倒不要緊，全身塗上凡士林和棕黑色，我覺得也還○玩，最糟糕的是要洗去這棕黑色，可眞沒有辦法，因爲是用凡士林塗的，用水洗不掉，仍舊要用凡士林一處處揩去，這一夜眞是弄得一身是油，到第二天還是手一伸出來，便從指甲上表現出自己是黑色人的血統的。而且，那夜不但演戲挨了凍，演完戲之後，大家睡在舞台上，男男女女鬧來鬧去，被也不得好好蓋，第二天就感冒，終於頭痛發燒了。從此就生了病，離開劇團去。這就是我和戲劇發生過關係的第一次，從此就不曾再領教過，而且總有點望之生畏了。所以談到舞台經驗之類，我一點也沒有，這劇本決不希望上演，只希望給人家讀讀，能多賣幾本，我是歡喜的。

這劇本，因爲每幕能獨立當作獨幕劇，所以每幕都另有一個名稱。總名本來叫作「中國人的站起」，後來改作「第一階段」的，是我但願我所寫的是早已過去了的抗戰第一階段的事情，現在已經不復有了。可是看近來的情形，似乎又并不一定，這是很可悲哀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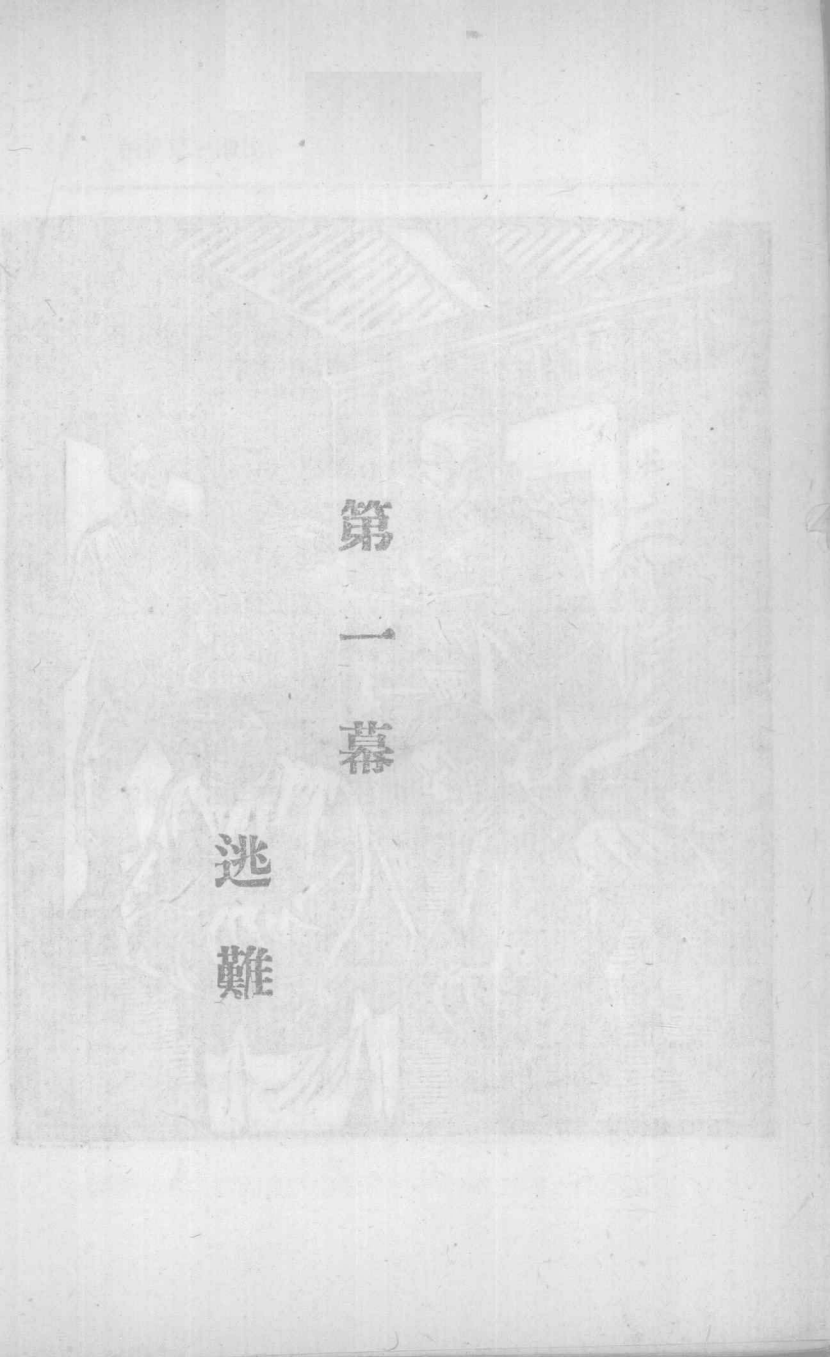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〇，一，一六。記於排印之前

附記

我這劇本，多半是爲農民而寫的，昨天接信，六十餘歲的表表已經死了，這位安分守己，弓着背育勞作一生，而仍然在貧苦中死去的農民，如果在托爾斯泰底筆下，是一定可以見上帝的。然而我沒有這樣的信心，因此也沒有安慰，只有默默的悲哀，無論如何，中國即使有一天會變成地上的天國，他是只能含辛茹苦的了，而他也從來沒有夢過地上的什麼天國，他底一生，就好像一頭疲老的牛，低着頭默默的做，低着頭死去了。我謹以此書紀念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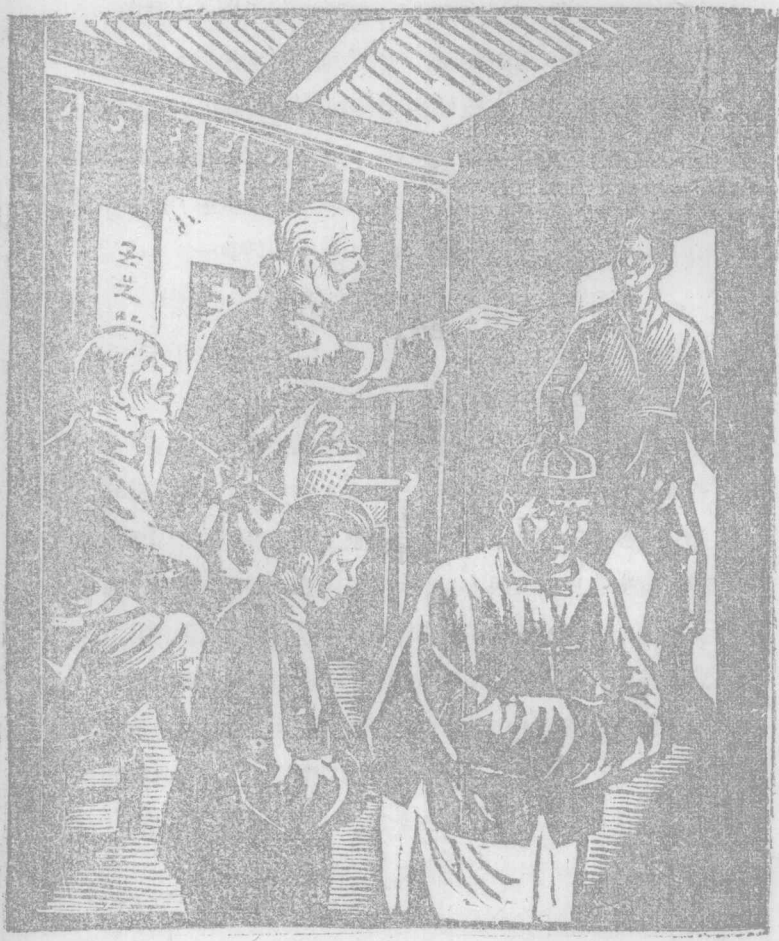
一月二十三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

第一幕

逃難



目　錄

題　記 ……（1—8）
逃　難（第一幕）……（1—18）
逮　捕（第二幕）……（1—24）
會　議（第三幕）……（1—32）
戰　爭（第四幕）……（1—38）
插圖四幀

逃　難

——第一幕——

人物：

大康伯：五十九歲，家用勉强支持得過去的農民。

雲香伯娘：五十七歲，大康伯底妻。

孫家：大康伯底兒子，年二十五六，性好打獵，重情義，甚爲村中青年所愛戴。

邊花：孫家底妻。

賜祥：孫家底大兒，五六歲。

賜福：孫家底二兒，三四歲。

月英：孫家底女兒，未滿一歲的嬰孩。

申藏叔：年四十五六，忠厚的商人。

二嬸：申藏叔底妻。

翠澤：年二十一二，中學生，申藏叔底兒子。

秋英：年二十五六，中學生，申藏叔底女兒。

叮伯：鐵匠，三十歲上下。

牛生：遊手好閒的獨身農民，三十歲上下，孫家底朋友。

余抗：二十二三歲的一個戰地服務團的女團員。

王貞如：也是戰地服務團的女團員，十七八歲。

兵士甲，乙。

羣衆甲，乙。

羣衆。

地點：離戰線有百數十里的一個叫作趙村的小村坊。

時間：嚴寒陰冷的冬天的上午。

佈景：一間古舊的小屋子，沒有天井，泥地面；天花板上掛下一串串的煙塵。堂前上橫的壁上貼有白洋連紙的中堂和紅紙對聯，上部都已被烟熏黑了，一支上槍刺過右面一只對聯的右上角剪下來，冷冷地嚕着一個曲尺形的上槍嘴。靠着上橫的壁擺一張長一字桌，桌子底紅漆已剝落了大半，桌上有古舊的錫香爐，燭台只有一隻，還有黃泥茶壺，毛竹煙桿，盌，粗瓷，鉢頭之類。長一字桌的極右端有一扇通臥室的門，門上掛有竹簾，簾上掛有小竹籠，小八卦，剪刀尺之類的一串避邪物，都被煙熏成黃黑色了。長一字桌前面就是一張方桌，舊了，顏色污黑，但很結實。桌緣被刀砍了似的凌缺不平，露出黃污的樹木底本色。方桌前面亂放着兩張長條橙。右邊近舞台前的地方是一扇大門，不關閉，從門內隱隱看得見門外的斜坡上爬下來的泥路；門內的壁上掛着挑水的

扁担，鋤頭草鉋之類的農具，門背後放着掃帚，掃箕一類的東西。左邊舞台前稍裏一點是一扇通廚房的門，常常敞開着，門內冒出微濛的煙，廚房內的灶爐等隱約可見。靠廚房門的那一邊近上横的壁下放着一頂黃色的竹盤櫃，櫃頂上堆滿着什物件，沒在黑暗中。廚房有一後門，和叮伯家底廚房門相對，通屋後的山，屋內因爲沒有天井，光線大部分從大門射入，一小部分從廚房射入，是暗淡的。幕開時，蒸氣滿屋，大康伯坐在廚房門的門檻上吸毛竹桿的旱煙，牛生手裏抱着大聲啼哭的孫家底未滿一歲的女兒月英，在屋裏打旋，撲着月英，煩躁地口裏大聲哼着不慣調的兒歌。這樣，幕開後過了一兩分鐘光景——

牛生：眞是麻煩，把她丟到毛坑裏去吧。

大康：是呀，邊花到這時候也應該回來了。

牛生：她去做什麼？把孩子丟下了這半天也不管。

大康：還不又是中藏叔叫她去了。

牛生：嘓嘓嘓，寶寶不要哭吧，嗯——中藏叔這兩天眞是活見鬼，叫來喊去，人家自己也管不了，誰還管得了他這許多事。

大康：實在也怪不得他。我們靠什麼吃飯呢？比方我們務農的人沒有了土塊，就不能吃飯，他在縣裏做生意已經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